

圓滿再現

〈青花柳葉鳥紋盤〉修復紀實

■ 林永欽、翁宇雯、高璋

「古文物有一定壽命，這個盤子碰巧比較短。」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出川哲朗館長說道。2017年7月18日早晨，發現「揚帆萬里——日本伊萬里瓷器特展」展廳內的〈青花柳葉鳥紋盤〉未受外力影響而受損並脫離支架，在這樣的突發狀況下，除了震撼與傷心，我們更想知道的是：這件〈青花柳葉鳥紋盤〉教了博物館什麼事？面對這個不解的事件，我們重新檢測盤體、分析數據來確認其崩壞的原因，並根據日方所指定的「金繼」方式，為這件盤子進行修復。修復完成後的〈青花柳葉鳥紋盤〉於故宮南院至寶廳獨立陳列，展覽名為「圓滿——〈青花柳葉鳥紋盤〉修復成果特展」。而盤面中央如英文字母「Y」形狀的美麗金線，就像是金色的生命線，延續了壽命，讓這件歷時四百年的盤子，與其說是被修復，不如說是獲得了新生。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以下簡稱東洋陶磁館）為慶祝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以下簡稱南院）開幕，商借本院為期三年的國際借展「揚帆萬里——日本伊萬里瓷器特展」，展期自2015年12月28日至2018年12月28日。伊萬里瓷最初承襲朝鮮陶工的技術，生產風格質樸的唐津燒等，技術穩定後便開始生產青花瓷器；此次展件之一的〈青花柳葉鳥紋盤〉，製作於江戶時代（1660-1670年間），徑37公分、高7.9公分，盤心描繪如細雨般垂下的楊柳，其間有兩隻喜鵲佇立於河岸，一鳥鳴叫，另隻則面向左方，在寂靜之中鳥鳴聲彷彿也特別清晰，帶有濃厚詩意，盤內壁繪有植物花草紋，盤外壁則是簡素的花草紋，圈足內置一圓形「福壽」銘，盤底可見支釘痕。（圖1、2）

2017年7月18日上午，南院管理員例行逐一開館，並於陶瓷展廳內發現第一個展櫃的首

件展品〈青花柳葉鳥紋盤〉受損並脫離展示架。

（圖3、4）在發現狀況的當下，策展人依照國際慣例、作業流程及雙方合約規定，立即電聯通知東洋陶磁館館方。翌日7月19日下午，東洋陶磁館主任學藝員便抵達南院，在確認文物破損狀況後，返回日本著手規劃後續相關的處理程序；與此同時，本院登錄保存處也進行著〈青花柳葉鳥紋盤〉修護處理的研究與準備。

博物館的修護工作一般遵循修護倫理，依保存文物原貌、最少量的干預、可逆性、可辨識性與再處理性等原則進行。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修護團隊考量〈青花柳葉鳥紋盤〉尺寸頗大，且重量逾二公斤的條件下，針對幾種現代高分子黏著劑的特性進行評估，並取得數種現代高分子黏著劑進行測試、製作樣本，進而規劃修護方案，準備向東洋陶磁館提出簡報。



圖1 江戸時代 青花柳葉鳥紋盤 正面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取自翁宇雯編，《揚帆萬里——日本伊萬里瓷器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27。



圖2 江戸時代 青花柳葉鳥紋盤 底面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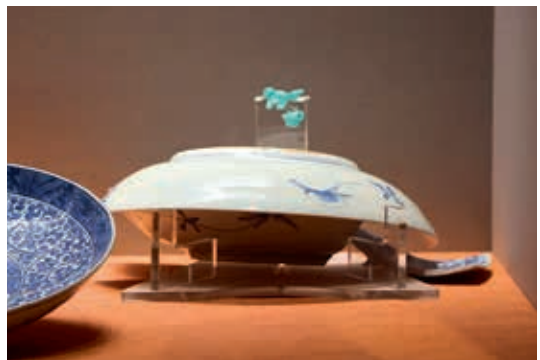


圖3 〈青花柳葉鳥紋盤〉受損之現場狀況 翁宇雯攝



圖4 〈青花柳葉鳥紋盤〉自然開裂成三片（修復前） 登錄保存處 修護檔案紀錄

8月18日東洋陶磁館館長與主任學藝員至南院再次確認文物破損狀況，並共同發表聲明如下：「一、破損時的展示方法與其他作品無異，展示環境與規定也毫無問題；二、確認館藏品的狀況後，確認沒有人為破壞的痕跡；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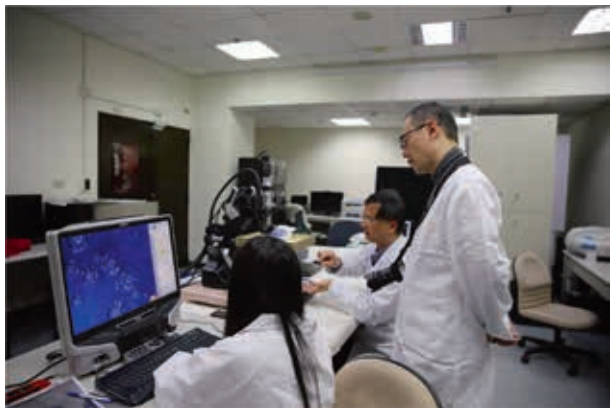


圖5 東洋陶磁館代理學藝課長蒞臨故宮指導破損文物的檢測分析工作
登錄保存處修護檔案紀錄

調查南部院區監視錄影影像的結果，確認並沒有外力的破壞。」在各方面謹慎仔細的調查評估後，確認此次〈青花柳葉鳥紋盤〉的受損，為在博物館展覽期間無人為外力介入所產生的自然開裂，而非東洋陶磁館與故宮雙方之過失。以此次事件為契機，兩館不僅攜手共同面對這次的突發狀況，更於8月21日締結姐妹館，以強化今後展覽、研究與教育推廣等合作面向，加強友好關係並簽訂合作備忘錄。

針對此次修復方案，東洋陶磁館方提出以日本傳統修復陶瓷器的方法——「金繼」（日文作きんつぎ）或稱「金繕」（日文作きんつくろい）方式進行修復。在〈青花柳葉鳥紋盤〉的修復方式確認之後，故宮典藏管理人員隨即著手進行繁瑣的行政工作，安排文物包裝運輸與保險事宜，將文物從南院送至北院登錄保存處科學檢測分析實驗室，進行相關材質分析檢測與破損肌理判定。期間於2018年1月9日至1月11日，東洋陶磁館主任學藝員蒞臨本院，與科學檢測分析實驗室陳東和副研究員及其檢測團隊共同進行科學檢測分析作業。（圖5）3月初，〈青花柳葉鳥紋盤〉轉送往登錄保存處器物修護室，開始進行修護作業。

「金繼」，是以天然漆為主要材料並運用金粉蒔繪裝飾的陶瓷器修復方式。日本使用天



圖6 麵漆調製 登錄保存處修護檔案紀錄

然漆作為修復陶瓷器破裂黏著劑的歷史可能很早，新石器時代（約西元前700-2000年）繩紋陶器即有發現；高溫施釉陶瓷的實例則最遲在鎌倉時代（1185-1333）。¹天然漆除了作為表面塗料的使用外，因其具備良好的黏著性，因此同時也作為黏著劑來使用，而破裂的陶瓷器使用天然漆黏合或修補後，在其痕跡之上施以金蒔繪的金繼方式，雖被視為是具有日本國族特色的傳統工技，然而日本金繕修補陶瓷的淵源卻極難實證，可能自江戶時期開始才比較常見。

此次〈青花柳葉鳥紋盤〉以日本館方指定的修復方式——「金繼」來施作，雖然與故宮修護團隊起初的預期方案不同，且在修護的觀念上大相逕庭，但在執行修復的技術面上，修護團隊原本就具備傳統漆工藝的基礎，因此具有執行此項修復處理的能力。從這次〈青花柳葉鳥紋盤〉的「金繼」修復方式來看，可區分為兩個部分：使用天然漆作為黏著劑黏合破片，以及運用漆工藝中蒔繪的技法裝飾黏補部位。

破片黏合

修護團隊於3月上旬進行漆盤破片黏合處理，此次使用的修復材料包括生漆、純水與薄力粉（低筋麵粉），具體做法為先將薄力粉以適當的水量調合成麵糰，其硬度一般大約是似



圖7 〈青花柳葉鳥紋盤〉斷裂面麵漆塗布 登錄保存處修復檔案紀錄



圖8 〈青花柳葉鳥紋盤〉斷裂面均勻塗布麵漆 登錄保存處修復檔案紀錄



圖9 〈青花柳葉鳥紋盤〉破片黏合之過程 登錄保存處修復檔案紀錄



圖10 將〈青花柳葉鳥紋盤〉溢出之多餘的麵漆以棉花棒清除 登錄保存處修復檔案紀錄



圖11 將〈青花柳葉鳥紋盤〉用紙膠帶和支撐墊做暫時的固定與支撐 登錄保存處修復檔案紀錄

耳垂的軟硬度，爾後再徐徐調入生漆仔細拌勻，直至產生黏稠即成，稱為麵漆（日文作「麥漆」，mugi-urushi）。（圖6）瓷盤黏合前，先使用乙醇（酒精）將斷裂面上可能殘留的油漬或髒污移除，以免影響黏合效果。黏合過程首先需將斷裂面均勻塗布麵漆（圖7、8），然後將破片黏合（圖9），並將溢出之多餘的麵漆以棉花棒清除（可以搭配水或乙醇抹除）。（圖10）由於麵漆完全乾燥需要數日至數週不等，因此使用紙膠帶暫時貼覆於斷面接合處做固定，並使用發泡材料製作的支撐墊做支撐（圖11），避免在麵漆乾燥過程中產生移位而影響破片黏合的密合度。天然漆乾燥需要較高的相對濕度環境，通常在RH70%至80%之間，濕度過低則天然漆無法乾固，因此需將瓷盤置入蔭箱，並時常觀察其乾固狀態。

金繼——蒔繪技法裝飾

〈青花柳葉鳥紋盤〉由於破裂斷面相當完整，僅在兩道裂面的交接點有極微小的缺損。其缺損在麵漆黏合的步驟中，已達到填補的效果，因此不需再次填補，即可直接進行描漆與敷金的蒔繪工序。蒔繪敷金需要在漆膜適度乾



圖12 〈青花柳葉鳥紋盤〉進行敷金 登錄保存處修護檔案紀錄



圖13 〈青花柳葉鳥紋盤〉敷金的過程 登錄保存處修護檔案紀錄



圖14 〈青花柳葉鳥紋盤〉敷金後的破片接合處 登錄保存處修護檔案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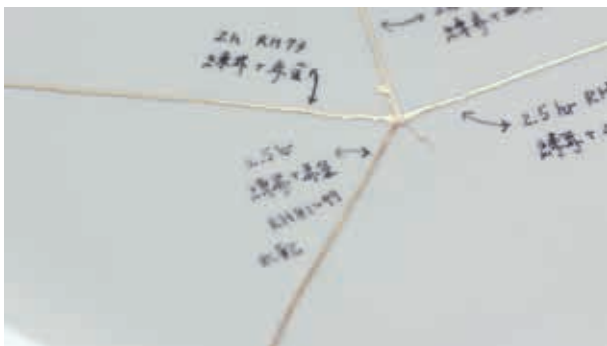


圖15 修護前的測試樣本 登錄保存處修護檔案紀錄

固的狀態下操作，而漆膜的乾固則與相對濕度的控制息息相關；若濕度過高，則易發生皺縮，反之則漆不乾。而所謂蒔繪敷金最適當的漆膜狀態，指的即是「將乾而未乾」的乾燥程度，如漆膜過濕，則施金缺乏光澤，底層的漆會在靜置待乾時再次浮出，影響敷金的效果，且耗金較多，反之若漆膜過於乾燥，則金粉難以附著。為取得最佳之蒔繪成果，修護團隊於實際修護前製作樣本進行測試，並得知使用相同漆料狀態下（此次使用日本金澤高野漆行製作之練赤漆）所獲得的最佳金飾效果為：相對濕度控制在RH70%至75%，並於2.5至3小時間進行敷金。（圖12、13）以此狀態施作之金線，黃金光澤飽滿而光亮，在底下朱漆的襯托之下，蘊含暖色調的寶光。（圖14）此外，在敷金完全乾燥後，通常還可以再透過生漆固粉（固金粉）或是金粉表面拋光之作法，獲得不同的金屬呈色與光澤，而修護團隊同樣也製作了相對應的樣本，做為與東洋陶磁館方修復步驟討論的依據範本。（圖15）在5月下旬，東洋陶磁館主任學藝員再次來院與修護團隊進行最後蒔繪工序的確認，除了同意修護團隊所提議之方案外，也決定在敷金乾燥之後，使用瑪瑙刀進行表面拋光的工序。蒔繪加飾的處理在高瑋助理研究員的努力下於6月中旬完成，〈青花柳葉鳥紋盤〉的修復工程也終告完竣。（圖16、17）

2018年6月25日，東洋陶磁館館長與代理學藝課長蒞臨故宮，²出席北院舉行之修復成果發表會。6月26日〈青花柳葉鳥紋盤〉南下南院，27日閉館後進行布展作業，並在隔日於至寶廳展出。當所有工作人員將展場布置完成後，離開博物館時已夜幕低垂，抬頭所見，是天心月圓，一輪滿月高掛夜空，明亮清澈，驚覺與



圖16 〈青花柳葉鳥紋盤〉金繼修復後正面 登錄保存處修復檔案紀錄



圖17 〈青花柳葉鳥紋盤〉金繼修復後底面 登錄保存處修復檔案紀錄

展覽名稱「圓滿——〈青花柳葉鳥紋盤〉修復成果特展」竟是如此相呼應，同事與日方貴賓不約而同感到驚喜，各自望月微笑，彷彿一切盡在不言中。6月28日，南院同時舉辦了「伊萬里瓷器研究與檢測修復工作坊」，以此次〈青花柳葉鳥紋盤〉的事件為核心，分享伊萬里瓷的相關研究與修復經驗、歷程。

此次〈青花柳葉鳥紋盤〉在展覽期間沒有人為外力介入而自然開裂的例子，恐怕在國際間也是首度發生，這將會是一個極為難得而有價值的經驗與記錄。而採用金繼手法來修復博物館的陶瓷藏品，非但在本院是史無前例的作法，即便是在日本的博物館文物修復，也是極難找到同樣的案例。那麼為何東洋陶磁館方決定要採取金繼的方式來進行修復呢？相信除了工藝的傳統之外，也蘊含著對生命或美感的哲學思考，誠如東洋陶磁館出川哲朗館長所言：「古文物有一定壽命，這個盤子碰巧比較短。」而「修復方法是『金繼』，也因此產生了新的價值。重要的是，不是要回到原來的狀態，而是通過『金繼』，將新的價值與歷史融入到作

品中。『金繼』是創造性的修補，也受到日本美學的影響。」³

此處引一段岡倉天心（1836-1913）於其名著《茶之書》中的美學觀點做為本文的結尾，或許能引領讀者細細品味整個〈青花柳葉鳥紋盤〉修復的美感——「日本茶道在本質上是一種對『殘缺』的崇拜，是在我們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為了成就某種可能的美，所進行的溫柔試探。」

林永欽、高璋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翁宇雯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註釋

1. 謝明良，〈「馬蝗絆」茶碗及其他〉，《日本美術之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119。
2. 原東洋陶磁館主任學藝員小林仁先生，自2018年4月起擔任代理學藝課長。
3.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館長出川哲朗先生2018年6月25日「圓滿」記者會致詞。